



THE OUTERMOST HOUSE

遥远的房屋

在科德角海滩一年的生活经历

Year of Life on the Great Beach of Cape Cod

亨利·贝斯顿 (Henry Beston) 著 程虹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758.1
I712.6/35

2007

THE OUTERMOST HOUSE

A Year of Life on the Great Beach of Cape Cod

遥远的房屋

在科德角海滩一年的生活经历

亨利·贝斯顿 (Henry Beston) 著 程虹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遥远的房屋 / (美) 贝斯顿著; 程虹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12
(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108-02769-6

I. 遥… II. ①贝…②程… III. 散文—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5048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7—238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字 数 144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献给梅布尔·戴维森女士和
玛丽·卡伯特·惠尔赖特女士

插图说明

本书的插图选自《遥远的房屋》1928 年伦敦版原著 (Selwyn & Blount, 1928, LTD. Paternoster Row, London)。据该版作者序, 这些插图大多是他的朋友及邻居威廉·A. 布拉德福德所拍摄的照片, 反映出当时科德角的面貌。为保持原始版著作的风貌和时代特色, 中译本延用了大部分插图。本社版权部曾与 1928 年伦敦版原著出版商多方联络, 未有回音。我们将预留插图的版酬, 欢迎版权所有者与本社联系。

译者序

2004年秋，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我来到《遥远的房屋》的原址——位于科德角的那片濒临大西洋外海、我在书中读过无数次的海滩。此时，秋色正浓。一所红砖白窗的房子，老海岸警卫站，孤零零地矗立在长满荒草及沙地植物的沙丘顶上。离警卫站不远处，立着一块介绍亨利·贝斯顿及其《遥远的房屋》的牌子。“遥远的房屋”已不复存在，它在1978年2月的一场冬季风暴中被卷入了大海，葬身于我眼前约一英里处的海底。我环顾四周，寻找着书中读到的那些景物：内侧是长满齐腰的茅草及沙地植物的沙丘，再往里是一池池映出岸边秋色的碧水，那是海水积成的泻湖；外侧，是孤寂的海滩，涛声阵阵，海浪滚滚。我走下沙丘，沿着游人稀少的海滩漫步，体验着八十多年前，贝斯顿肩背生活必需品，从诺塞特海岸警卫站，沿着海滩，踏着浪花返回他那“遥远的房屋”的感觉，想象着若干年前的一个秋日，贝斯

顿“漫步于海滩”，“从变幻莫测的云朵中解读到冬季的来临”的诗情画意。我在一处泛白的流木上坐下，观望着大海潮起潮落，看着“风把海浪像殉葬者一样送上不归之路”，最终“粉碎于这孤寂无人的海滩”。我将目光投向眼前约一英里处的海面上，知道那里便是“遥远的房屋”的原址或葬身之地。从贝斯顿离开“遥远的房屋”到后者葬身于海底，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大海就向这片狭窄的陆地侵入了一英里，或许，用不了很久，我坐的这片海滩也会被大海所吞没。然而，此时物质的东西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贝斯顿已经将“遥远的房屋”的魂魄以及它的诗意留在了人间。我们不妨说，此时无形胜有形。“遥远的房屋”不是作为一种物质的形式，而是作为一种对远古自然的崇敬，对一种简朴而又充满诗意的生活之丰富的想象留存于我们的记忆之中。尽管在造访“遥远的房屋”的原址时，我已经开始翻译此书，但是这次亲临其境的经历，毕竟给了我对那片陌生的土地所产生的亲切感，给了我一种文字转变成另一种文字时的自如。或者说，我从科德角的自然中，获取了贝斯顿当年得到的那几许诗意及激情。

—

《遥远的房屋——在科德角海滩一年的生活经历》是美国著名的自然文学作家亨利·贝斯顿（Henry Beston, 1888—1968）于20世纪20年代写的一本散文集。它描述了作者只身一人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濒临大西洋那片辽阔孤寂的海滩生

活一年的经历。

1925年，人到中年的贝斯顿在靠近科德角的那片海滩买下一块地并自己设计草图，请人在临海的沙丘上建了一所简陋的小屋。起初，他只是想在翌年秋季到那里住上一两周，并无意将它作为长久的居所。然而，当两周结束后，贝斯顿却迟迟没有离去。因为，那片土地及外海的美丽和神秘感令他心醉神迷。他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并记录下大自然栩栩如生的影像：大海的潮起潮落，涌向海滩的层层波涛，纷至沓来的各种鸟类，海上的过客，冬季的风暴，秋季的壮观，春季的神圣，夏季的繁茂。他发现，那里常年举行着无可比拟的自然的盛会。

全书由十章组成，依据大自然的节奏展开，从秋季开始，以秋季结束，形成了一个圆满的循环。作者以散文诗般的语言分别描述了他所居住的小屋，他所在的海滩、沙丘，他观察到的各种鸟类、海滩及沙丘地带的植物，海滩及大海四季的景色以及零零星星的海滩上的过客。其中既赞美了自然的壮丽，也揭示了自然的冷酷。当然，更令人感动的是作者在孤寂的海滩独自享受自然，与大自然进行心灵沟通的那种精神的震撼与感悟。贝斯顿一生曾著有多部自然文学作品，但《遥远的房屋》是他作者生涯的巅峰。诚如他的遗孀伊丽莎白所述：“沙丘可以生成或崩溃，人也有生老病死，但是他（贝斯顿）感到他的作品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此生无憾。”

作者建在沙丘上的那所孤零零的小屋，虽然简陋，却不失浪漫色彩：它的壁板及窗框被漆成淡淡的黄褐色，那种典型的水手

舱的颜色。作者称它为“水手舱”，因为房子建在延伸进海洋的沙丘上，恰似漂在海上的一叶小舟，一间遥远的、给人以幻觉的小房子。而且，多窗是这房子的特点。如作者所述：“一间有七个窗子的房屋，位于沙丘之上，海上的阳光之下，仅此，便可想象出流光四射的情景，一种令人不安的光的把戏。”因此，他便有了一个近似户外的居所，阳光涌进他的屋内，大海涌向他的房门。他本人则靠在枕头上便可看到大海，观望海上升起的繁星，停泊渔船摇曳的灯光，还有溢出的白色浪花，并听着悠长的浪涛声在宁静的沙丘间回荡。

作者笔下的自然，有着一一种史诗般的壮丽。科德角是以一幅气势磅礴的画卷展示于众的：“位于北美海岸线东部的前沿，距马萨诸塞州内海岸约三十多英里处，在浩瀚的大西洋上屹立着最后一抹古老的、渐渐消失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却始终进行着大海与土地之战。“年复一年，大海试图侵吞土地；年复一年，土地为捍卫自己而战，尽其精力及创造力，令其植物悄然地沿海滩滋长蔓延，组成了草与蔓编织的网，拢住了前沿的沙石，任凭风吹雨打。”海浪这种自然现象在书中含有某种感人的悲壮：“秋天，响彻于沙丘中的海涛声无休无止。这也是反复无穷的充满与聚集、成就与破灭、再生与死亡的声音。”随后，我们跟随作者一次次地观看着海浪一个接一个地从大西洋的外海扑打过来。它们越过层层阻碍，经过破碎和重组，一波接一波地构成巨浪，以其最后的精力及美丽映出蓝天，再将自己粉碎于孤寂无人的海滩。从海浪这种反复无穷的充满与聚集、成

就与破灭、再生与死亡的运作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生生不息，前仆后继的宏伟进程，当然，还有伴随这个进程的悲壮与诗意。

大海及沙丘上的沙子在作者的心中也具有某种难以言表的魅力，因为它们的色调总是依着时光与季节而变。“冬日的大海是一面镜子，置于一间寒冷而若明若暗的房间，夏日的大海则是另一面镜子，置于一间燃烧着炽热阳光的房间。夏日的阳光是如此之充沛，大海这面镜子是如此之庞大，整个夏日的流光溢影都反射在镜面上。”我们随着作者的目光还看到，“一只漂亮的白海鸥沿着一道激浪飞翔，他的倒影映在海浪上”。在贝斯顿的笔下，沙子也随季节更装。夏日，沙子那种温暖明媚的色调美不胜收。黄昏之际，在海滩及相接的海面上洒落着一种若隐若现的、淡淡的紫色。在冬季，沙子那种金黄的暖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银灰的冷色，再也不会以闪烁的光芒来回报太阳的照耀。

贝斯顿精辟地归纳了大自然中三种最基本的声音：雨声、原始森林中的风声及海滩上的涛声。但他认为其中的涛声最为美妙多变，令人敬畏。他劝导我们：“听听那海浪，倾心地去听，你便会听到千奇百怪的声音：低沉的轰鸣，深沉的咆哮，汹涌澎湃之声，沸腾洋溢之声，哗哗的响声，低低的沉吟……”浪涛声在他听来是不停地改变着节奏、音调、重音及韵律的音乐，时而猛若急雨，时而轻若私语，时而狂怒，时而沉重，时而是庄严的慢板，时而是简单的小调，时而是带有强大意志及

目标的主旋律。难怪作者感叹道：“对于这种洪亮的宇宙之声，我百听不厌。”

在书中，我们还随着作者领略了在那片海滩中的各种鸟类：陆地的鸟、荒原的鸟、泽地的鸟、海滩的鸟以及海岛与海滨的鸟。当然，还有飓风带给我们的一些意外的惊喜，那些罕见的热带鸟。一次风暴中吹来了一只鲜艳夺目的朱鹭，另一次风暴中又抛来一只军舰鸟。

但是作者的笔下，也并不都是鸟语花香。在书中我们也看到了自然之残酷。贝斯顿提醒我们：“要了解这片广博的外海滩，欣赏它的氛围，它的‘感觉’，你必须将沉船的残骸与大自然上演的戏剧视为它的一种景观。到那些小村舍里看一看，或许你坐的那把椅子就是从某次大海难中捡来的，而椅子边的桌子没准是另一次海难的遗物；在你脚下快活地直叫的那只猫，可能也是从沉船上救出来的。”在描述了一次有九人丧生的沉船事件之后，当把我们的视线引向满目皆是残骸的海面之时，作者笔锋一转，写起了盘旋于海边的海鸥：“这些海鸥在拍岸的海浪及湿地之间飞来飞去。在它们眼中，或许，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句话点出了自然界的无情。然而，在另一次惨痛的海难中，贝斯顿则描述了感人的一幕。在有五名船员遇难的沉船的船舱内，在一片狼藉的碎片杂物之中，他发现了一本题为《假如你出生于二月》的小册子。从它那发霉的翻开的书页上，作者看到：“此月出生的人，对于家持有特别的珍爱”，“为了所爱之人，他们不惜赴汤蹈火”。接下来是贝斯顿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评述：“人们会猜想，是谁把这东

西带上了船？是谁那双好奇的手在那个充满悲剧、杂乱无章的船舱内，借着一缕灯光，第一次翻开了它的书页？”自然的悲剧，此时更烘托出人性的光芒。

作者居住的那片海岸对于美国人来说，并不陌生。17 世纪欧洲移民的杰出代表人物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1590—1657）曾在其著作《普利茅斯开发史》（*Of Plymouth Plantation*）中以“荒凉野蛮的色调”及“咆哮和凄凉的荒野”来形容这片土地。然而，如今在贝斯顿的笔下，虽然也有大自然的冷酷无情，但我们看到更多的则是一幅幅美丽动人的风景画，感觉到英国作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那种“以文释画”（word painting）的美感以及中国唐代诗人王维所描述的那种“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意境：“海上的风暴，苍白的云烟，被寒风撕破了的残云在沙丘上飘过，沙锥鸟单足独立，把头埋藏在羽毛中，做着美梦。”他写日落黄昏：“夕阳像一团火渐渐落下，潮水涌上了海滩，翻卷着深红色的泡沫；远处，一艘货船从浅滩上缓缓驶出，漂向北方。”他写寂寥的秋末：“十月中旬，陆地的鸟儿都离去了。还有几只雀留在湿地。李树叶都掉光了。漫步于海滩，我从变幻莫测的云朵中解读到冬季的来临。”他写海上的夜色：“今夜没有月光，在缥缈浩瀚的大海上，秋季的天空上泛起点点寒星。”

二

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 19 世纪自然文学的经

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 20 世纪自然文学的經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当然，我们还知道，梭罗生前曾几度去过贝斯顿所描述的科德角一带，并著有《科德角》一书。贝斯顿生前也为梭罗的《科德角》1951 年版作序。目前，《瓦尔登湖》在国内已有几个不同的中文版本。《科德角》也有了中译本。现在将《遥远的房屋》介绍给中国读者，可使国人欣赏和比较两位不同年代的美国作家在相同或不同的地点体验自然的生活经历及写作风格，从中获取别样的乐趣。

在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主旋律的 21 世纪，《遥远的房屋》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文学方面的兴趣，还有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索与领悟。

美国学者保罗（Sherman Paul）在评述贝斯顿及其代表作《遥远的房屋》时，将这位美国当代自然文学作家与中国唐代诗人寒山作了比较。称两者栖身地的独特之处在于与宇宙的贴近。千年之前的寒山，隐居寒崖，为的是“超世累”，过一种以自然为邻的生活。寒山诗云：“寒山有一宅，宅中无阌隔。六门左右通，堂中见天碧。”20 世纪 20 年代的贝斯顿只身来到科德角鲜有人迹的海滩，建了一间有七个窗户的房屋，以大海、蓝天、海滩与海鸟为伴，也是为了过一种贴近自然的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诗人和作家的手法，将自己体验自然的经历与精神的升华付诸笔端。他们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人类融于大自然的宏伟的宇宙观。贝斯顿深切体会到现代社会的弊病以及大自然的生命活力。他写

道：“如今的世界由于缺乏原始自然而显得苍白无力。手边没有燃烧着的火，脚下没有可爱的土，没有刚从地下汲起的水，没有新鲜的空气。在我的由海滩及沙丘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影像栩栩如生。在苍穹之下，这里常年举行着无可比拟的自然的盛会。”而这个盛会的主角便是太阳。全书从始至终都在宣扬“对太阳的崇拜或对燃烧的岁月的崇拜”。这种对燃烧的岁月的崇拜是自然文学的基本形式。贝斯顿声称：“在室内度过的一年是翻着日历消磨掉的一段经历。在旷野中度过的一年则堪称是完成了一项盛大的典礼。”他提醒我们，要参与这种礼仪，你必须懂得对太阳的崇拜。因为，太阳那充满刺激性的经历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之戏剧。如果不去欣赏它，不去敬畏它，不去参与它，便是在大自然永恒而富有诗意的精神之前关上了一扇沉重的大门。他劝导我们，“对于所有热爱大自然的人，那些对她敞开心扉的人，大地都会付出她的力量，用她自身原始生活中的勃勃生机来支撑他们。抚摸大地，热爱大地，敬重大地，敬仰她的平原、山谷、丘陵和海洋。将你的心灵寄托于她那些宁静的港湾”。这种对太阳及大地的崇拜与现代社会对物质财富的崇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贝斯顿是在敦促我们走出充斥着现代科技的水泥丛林，控制一下我们不顾一切地追求增长及开发的欲望，贴近一点我们久违了的原古自然，感受一下大地深沉永久的节奏，在大自然强大生命力的环绕下，汲取一种秘方以及持续的能量。我们不妨说，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现代社会，重新联结起我们与原始自然的纽带，让博大的自然依托支撑着人

类，已经成为我们生存的需要。

贝斯顿面对星光闪烁的海空，通过日夜的对比，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表达对夜的崇敬与喜爱。他写道：“白天，宇宙是属于地球与人类的——是人类的太阳在照耀，是人类的云彩在飘动；黑夜，宇宙不再属于人类。”自然所主导的夜，拉近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使人的精神随之升华。他感慨道：夜空“为人的心灵打开了一扇新门”。他把眺望夜空的星河视为一种精神之旅，认为尽管这种旅行是短暂的，但“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因此，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而且是精神之需求。因为，诚如贝斯顿所述：“支撑人类生活的那些诸如尊严、美丽及诗意的古老价值观就是出自大自然的灵感。它们产生于自然世界的神秘与美丽。”

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则表达出贝斯顿超前的生态意识。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对于动物，我们人类需要持一种新的、更为明智或许更为神秘的观点。他评述道，远离大自然，靠足智多谋而生存，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同情动物投错了胎，地位卑微，命运悲惨。而我们恰恰就错在这里。因为动物是不应当由人来衡量的。在一个比我们的生存环境更为古老而复杂的世界里，动物生长进化得完美而精细，它们生来就有我们所失去或从未拥有过的各种灵敏的感官，它们通过我们从未听过的声音来交流。它们不是我们的同胞，也不是我们的下属；在生活与时光的长河中，它们是

与我们共同漂泊的别样的种族，同样被华丽的世界所囚禁，被世俗的劳累所折磨。正是有了这种对动物世界的理解，贝斯顿才能心存敬意地观看白天鹅在十月的蓝天下翩然飞过，雁群在三月的黄昏沿着天际闪着金光的一道裂缝飞翔，并且在四月宁静的月光下，听着“一条生命之河流过了天空”，那是大批的雁群北飞的声音。从沼泽鹰沉静地对待一只挑衅的燕鸥的观察中，他联想到古埃及人在花岗岩墙壁上雕刻的鹰，赞叹这些埃及人捕捉到了鹰的魂魄，塑造的动物中没有任何人性的迹象。它们沉静孤傲，是来自粗犷的原始世界中的成员。

我们通常知道鸟类的迁徙，贝斯顿在书中则详细地描述了鲜为人知的鱼类的迁徙，并从中看到了动物所具有的某种我们人类无法理解的能力。他仔细地观察到，每年四月份，一种灰鲱鱼就会离开大海，游到位于马萨诸塞州韦茅斯的一条小溪中，在一个淡水池塘中产卵。然后，产卵的雌鱼与雄鱼一起越过堤坝，游回大海。在池塘里出生的小鲱鱼在十个月或一年之后追随它们而去，并于来年春季再回来。于是，便留下一个令人百思不解的谜。在茫茫大海的某片水域，每一条产自当地韦茅斯的鱼都记得它出生的那个池塘，并且穿越没有航标的漫漫海路抵达此地。贝斯顿不禁发问：“是什么在那一个个冷淡迟钝的小脑子中激起了灵感？当新的曙光洒在潮水形成的河面时，是何等召唤在吸引着它们？这些小生灵凭借着什么找到了它们的航线？鸟类可依据景物、河流以及海角来认路，鱼又是靠什么认路呢？”然而，这些鱼很快就“来到”了韦茅斯，并随着涨满的春水，到了初生地的池

塘。从贝斯顿对灰鲱鱼往返于大海及出生地的迁徙的描述中，不仅使我们对动物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好奇与敬意，而且开始思索大自然到处传播生命的渴望与激情。让生命充满世界的每一处角落，让大地、天空及海洋都聚集着生命。我们知道，贝斯顿生活的年代，正值艾略特的《荒原》出版，自然已死的悲观论调充斥着人间。然而，从《遥远的房屋》中，我们读到的却是一种乐观。总结在科德角一年的收获时，贝斯顿写道：“有些人问我这如此奇特的一年生活使我对大自然有何种理解？我会答复道，最首要的理解是一种强烈的感受，即创造依然在继续，如今的创造力像自古以来的创造力一样强大，明天的创造力会像世界上任何的创造力那样气吞山河。创造就发生在此时此地。”我们从他的书中得知，在每一处空荡的角落，在所有那些被遗忘的地方，大自然拼命地注入生命，让死者焕发新生，让生者更加生机勃勃。大自然激活生命的热忱，无穷无尽，势不可当，而又毫不留情。贝斯顿感叹道：“所有这些她（大自然）的造物，即便是像这些受挫的小‘鲱鱼’，为了成就大地的意图，它们要忍受何等的艰难困苦、饥饿寒冷，经受何种不惜遍体鳞伤的厮杀搏斗？又有哪种人类有意识的决心比得上它们没有意识的共同意愿，宁可委屈自我而服从于整个宇宙生命的意志？”这段话令人深思。人类只不过是整个生态体系中的一部分，我们是否应当从动物的这种集体意识中学会重新确立我们的位置，调整我们的行为方式，从而服从整个宇宙生命的意志？

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